

厚厚的老日历

牛耕



那一年腊月廿六，父亲老早就把家里那辆“永久”牌自行车从偏房里推了出来。看着父亲拿着一块碎布头围着自行车擦了又擦，还认真地把裤兜里的一叠钱数了又数，我就知道父亲就要去集市上购买年货了。

小半晌光景，父亲就从集上满载而归了。在胡同口放炮的我连忙跟着父亲回家，大黄狗如我还要欢快，贴着父亲的自行车周围跑前又跑后。

等父亲扎好自行车，我才看清镀铬的自行车的手上结着一层绒毛状的白霜，后座两侧绑着的两个竹篮里装满了年货。有红纸包裹的糕点，有花花绿绿的糖果，有活蹦乱跳的大鱼，还有一个瓶装诱人口水的水果罐头，右侧的竹篮上还盖着两块父亲特意给姥姥、姥爷扯的蓝布，那也是用来走亲戚的。

还没等我询问，父亲就笑嘻嘻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大厚本子，一边递给我，一边嘴里哈着热气说：“最新款，上面不仅带你喜欢猜的谜语，还有每日食谱，让你妈研究一下，可以天天改善伙食。”不用猜我也知道，那个厚厚的大本子，是父亲新买回来的日历本。

买日历是那个年代村民们的传统习惯，家家户户的堂屋墙壁上都会挂着一本厚厚的日历。而挂日历的日子总要赶到除夕之前，父亲会踩着一条长凳，粗粝的手指对着堂屋东侧的石灰墙抹两下，左手捏着一枚生锈的铁钉，右手握着的铁锤对准钉帽敲几下，随着土墙簌簌落下的细碎的灰尘，新日历像件金甲圣衣垂下来，红色的封皮上，盛装的财神爷旁边烫印着金灿灿的“恭贺新禧”四个字，映着窗棂透进的雪光，似乎把整个堂屋都染成了温馨的暖色。

寒假更是孩子们的快乐时光。虽然天气寒冷，可是胡同里的伙伴们也会踩着雪窝子涌进家来。大头露着发红的鼻头，棉帽耳朵像狗舌头似地耷拉着，二愣袖口露出半截皴裂的手。

母亲从厨屋里端来一盘热乎乎的蒸红薯的时候，我们正为“什么越洗越脏”“什么越撕越多”的谜题争得面红耳赤。王富贵把硬币拍在腊月二十三那页：“越洗越脏的是抹布，越撕越多的，肯定是我日历上的窟窿眼儿！”我却盯着被撕下的纸页在风里打转，想起父亲用夹子加起来一页一页的日历，突然福至心灵：“是日子！日子越撕越多！”窗外的雪粒子簌簌打在纸窗上，像是为这个答案而伴奏。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挺喜欢撕日历的。每天清晨，当灶屋传来玉米粥的咕噜声，我便踩着冰凉的砖地窜到堂屋。不用点灯，借着木门缝隙里透过的亮光，我的食指与拇指捏住纸张边缘，轻轻一扯，“哧啦”一声，就像是撕开了晨光的封条。

我用撕下来的日历纸叠纸船、叠青蛙、叠猴子爬山……玩腻了就把它撕成碎片，对着鸡窝学着村里人结婚娶媳妇时撒喜钱的动作，碎纸片儿打着旋儿飘落，纷纷扬扬地落在鸡窝顶上，被芦花母鸡啄出细密的齿痕。

尽管是一张页小小的日历纸，父亲却舍不得这般糟践。不知道他从哪个铁皮盒里翻出个生锈的夹子，每天不亮就夹住当日那页。父亲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这是“留住日子”，我却觉得那些被夹子咬住的纸页皱巴巴的，活像晒蔫的南瓜花。有一回趁父亲下地干活，我偷偷地拿掉夹子，从前面掀起来的日历纸里接连撕下来十来张，足足过了一把撕日历的瘾。

而我们家手巧的母亲总能在厚厚一沓日历纸页里精准地找到某个特殊日子，然后轻轻地折起一个小小的脚页。大家的生日都是折得工工整整的那个，浅黄的纸角上还会描着一朵朵深浅不一的梅花——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母亲用烧黑的火柴梗画上去的。

腊月里的日历最是单薄，北风呼啸着吹过敞开的堂屋，东墙上挂着的日历本只剩十几页在风里打晃。大头、二愣、“娘娘腔”、王富贵我们蹲在暖和的麦秸垛后面继续猜日历上的谜语：“什么东西小时候四条腿，长大了两条腿，老了三条腿？”“什么鱼不下水？”“娘娘腔”裹紧碎花围巾满脸严肃地发问。“面鱼儿！”二愣抢答时，竟然喷出一口花生渣。

“面鱼儿也得下水，要不然我们怎么吃！”王富贵一边对着大家说话，一边塞给我一张盖着邮戳的老邮票，背面用铅笔写着新谜面：“拉弓不射箭，沙沙来回响，雪花飘眼前。”

明察秋毫的王富贵知道我私下里喜欢攒邮票，经常帮我搜集。看着邮票上的长城图案，我心里充满无限感激，其实我知道王富贵的谜底是“拉锯”，就是不说。

很多年以后，在一个落雪缤纷的清晨，我在旧木箱里翻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夹子，夹齿间竟还咬着一片发脆的日历纸。褪色的纸页背面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铅笔字：“今天上午打赌，我赢了大头半篮子猪草。”

窗外的雪花还在无声地飘落，那熟悉的场景，似乎飘落了好多年。恍惚中，我仿佛置身于一间封闭的小屋，听见“哧啦”一声，童年时代的阳光正从撕开的纸页间带着温暖的光泽涌了进来。

近年来，艳丽的牡丹花图案棉服走俏市场，看着这大花图案，与四十余年前的花被面图案相同，让我不禁会想起小时候的花被子。

想当年，居家用的被褥都是自己手工制作，被褥面料多是花布，其中牡丹花图案最常见，当时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牡丹花图案的被子或褥子。那大红或靓丽的底色上，通常是盛开了一朵朵娇艳的牡丹花，粉色的花瓣，一朵一朵紧接着，如仙女散花，洋洋洒洒飘落天地，零星的翠绿叶片点缀其间，花团锦簇，富贵繁华，花间或立着凤凰、孔雀或喜鹊，这浓烈、喜庆的颜色似乎要把俗世里的繁华铺展到那个年代每个贫瘠、寒冷的角落。拿现代人的眼光看，这样的颜色很是土气，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是一款很流行的被面图案，不论农村城市，经济条件允许，人们都要置办这么一款被面或褥面。在当时能拥有一套这样的被褥，也算是好家当了。据说，当时有的人家给儿子说了一门亲，女方首次上门来看家时，炕上也没有像样的铺盖，为了给女方留下好印象，于是就和条件好的邻居借一套花被褥，特意将借来的被褥面子翻在外面，女方看过自然有好感。当时简陋的土炕上放上一套花被子，立刻会给家里增添鲜亮的色彩。

花被面的图案除了牡丹花，还有梅花、桃花、菊花等花卉图案，当时因为交通和地域环境的限制，牡丹、梅花等绿植花卉只有在南方才能看到，但是从被面上，我和同龄人对花卉有了初步认识，在那个衣服颜色都是灰黑蓝的时代，能有鲜亮的颜色出现，自然招人喜爱。在我国传统文化习俗中，大红大绿的颜色蕴含着喜气富贵，当时的人们生活贫乏而单调，自然会渴盼富贵，期待多彩，鲜艳的牡丹花给了人们精神上的寄托和满足。多彩的花被

花被子暖人生

冯丽云



子既给我们提供了温暖的保障，也给我们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花被子的缝制是一精细手工活。家庭主妇首先会挑选艳丽的花布图案作被面，当时生活物资实行票证供应，购买布料需要布票。记得在百货门市，一卷一卷的布匹立在柜台后面的陈列柜或玻璃柜台里，顾客挑选或相中一种

布料后，售货员就会将布匹抱到柜台上，顾客说明用途后，售货员也会帮着计算布的用量，一般情况，花布的幅匹宽为2.5尺(约82.5公分)，根据用途，按长度扯布，通常做被子需6尺，被面买好了，再买里布和棉花，材料备全了，就可开始缝制了。缝制时，先需将里布、撕平展的棉花、被面依次平摊在炕上，为了保证

苦 菜

张丽兰

鄂尔多斯的原野总是慷慨的，春风一吹，野菜的鲜嫩便藏不住了，孕育了一个冬天的各种食材在春天破土而出，开始展露出美味的生机。苦菜顶开冻土，苜蓿舒展嫩芽，榆钱缀满枝头，大地以最原始的方式向人类发出邀约。

鄂尔多斯人很懂与山野的相处之道。每当春天一来，他们就会冲上圪梁梁捋榆钱、挖苦菜、掐苜蓿，将天赐的野菜统统打包带回家，或凉拌，或炒食。苦菜的清苦、榆钱的甜、苜蓿的回甘，都是春天独有的滋味。

清明前的雨下得绵软，野地里的苦菜最是水灵。老人说这时候的苦菜根里藏着过冬的甜，非得淋过三场酥雨才能透出来。

清明前的雨水总带着点执拗，把黄土地泡得松软，如新蒸的糕饼。北方的苦菜是带着风沙味的，锯齿状的叶片边缘泛着绛紫色，像是被风咬过的印记。在我们小时候，清明前后，奶奶的竹篮里总会多把月牙形的小镰刀。那时的奶奶腿脚利索，踩着露水往野地里去，我跟在后面，看她的蓝布衫被晨风吹得鼓起来，像片不肯落下的老叶子。

苦菜总爱藏在不起眼的角落。田垄边的碎石堆里，废弃的土墙根下……它们的叶片呈锯齿状，叶背泛着银霜，像撒了层薄盐。奶奶教我辨认时总说：“苦菜的根是白的，甜苣的根带紫，可不敢认错。”她粗糙的手指在泥土里轻轻一拨，整株苦菜就带着纺锤形的白根跳出来。根须上沾着泥星子，断口处立即渗出乳白浆液，沾在指尖凝成琥珀色的痂，她指甲缝里嵌满黑土，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光。

竹篮渐渐被青翠填满时，日头也爬上了东边的矮山。野地里浮起薄薄的雾气，把远处的杨树林洇成水墨画。奶奶

直起腰捶背的间隙会指着地头新翻的土垄说：“瞧见没？蚯蚓拱过的土特别松，底下保准藏着胖根儿的苦菜。”那些弯弯曲曲的土纹，在她眼里都是土地写的密信。爷爷也曾教我看苦菜的叶脉走向：“苦菜的脉络像老农掌心的纹路，粗犷里藏着细腻。”

回到家里，赶紧去水井里提两桶水，并水洗过的苦菜碧莹莹的，在粗瓷盆里漾着水光。洗好的苦菜要在开水里焯到可以掐断根茎，从锅里捞出来的苦菜要立马放到凉水里，这样才能褪去涩味。

奶奶的粗陶碗总泛着茶色光泽。她将煮好的苦菜切碎了，在碗里码成小山，撒上碾碎的芝麻，放上咸盐，再浇上用扎蒙花炝好的热胡麻油，翠绿的叶片瞬间收缩，发出细微的“滋滋”声，像春蚕啃食桑叶的私语。这声音里藏着凉拌的秘诀：油温要七分热，既能激出香气，又不夺走野菜的生气。山西老醋的酸是带着岁月包浆的，陈酿五年的老陈醋，倒在苦菜上，会与菜汁交融成琥珀色的琼浆。如果搭配一片烤得焦脆的馍片，苦味就在麦香中化作绵长的回甘。有时候，奶奶会用石臼捣野蒜，青石与木杵碰撞的节奏，应和着不远处屋檐的滴水声。她将碧绿的蒜泥与苦菜拌匀，说这是“以辛攻苦”。果然，入口时的凛冽逐渐化作温润。

挖多了的苦菜，奶奶还会腌起来，她的腌菜坛子是个上了年纪的瓦罐，沿口贴着厚厚的盐霜。她铺一层苦菜撒一把粗盐，最后压上河边捡的鹅卵石，还不忘再加一点我们的酸米汤。

开春第一场雨后，腌好的苦菜终于见了天日。琥珀色的菜汤里浮着微黄的菜叶，夹一筷子送进嘴，先是咸，接着泛起清苦，最后竟回出点甘甜。



子放到最下面，因为火炕的温度会焐热最下面的被子，晚上睡觉时，被子里暖烘烘的……这样的记忆曾温暖了多少人，在时间的推移中，花被子伴着一代代人成长。

进入20世纪90年代，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可是花被子并没有完全退出家居生活。记得在1990年高中入学时，那些从农村考到镇里的同学，都是带着花被子入学的。报名当天，农村的同学大多是由父亲或母亲送过来，他们的父母肩上扛着一个印有“二铵、化肥”字样的农资大尼龙袋，袋子不能完全容纳所装物品，从袋口露出的大红图案，一看就知道这是被褥，手里拎着装有脸盆的尼龙网袋，向宿舍方向走去。当时的宿舍很简陋，没有上下铺、没有储物柜，所谓的床铺也只是支了两排长木板，这就是大通铺，同学各占一小溜，紧挨着睡一长排，下了晚自习，一长排俊丑不一、胖瘦不一的青春脑壳、青春的脸、青春的苦闷、烦恼和青春的激情，紧挨着拥挤在狭窄的木板上，每人都有一个花被子，展开的被子一个压一个，连成了花海。寒冷的冬夜里，农村的同学披着被子，借助手电的光，在苦读；夏夜，靠在花被子上继续学习。这俗气的花被子陪伴大家度过了严寒酷暑，冬去春来，三年的时光里，凭借勤奋和吃苦的精神，来自农村的学子大多考上了理想的大中专学校，跳出农门，实现了命运的改变，让花开富贵成为现实。

斗转星移，时间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太空棉、大豆棉、蚕丝被、羽绒被等床上家居用品渐渐代替了花布被子，花被子也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可是在记忆的深处，一个个花被子却难以忘怀，它曾温暖了一代代人，也温暖了流年。